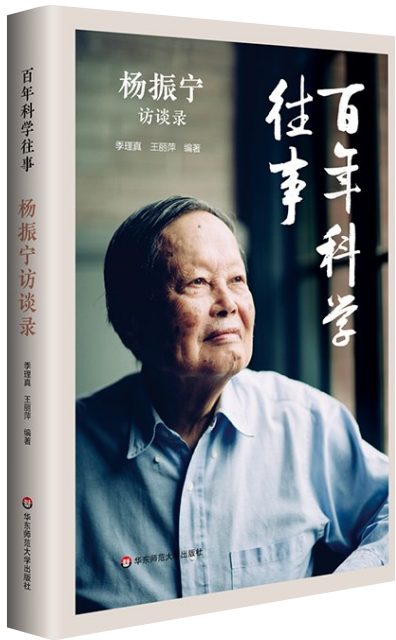


悦读

# 在谈话中走近杨振宁

## ——读《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

李钊



杨振宁先生是登上过现代科学巅峰的大物理学家,也是现代数学发展的重要推动者,有一本书叫《百年科学往事——杨振宁访谈录》,记录的是从2016年到2019年,李理真、王丽萍先后对杨振宁进行的8次深度访谈。他们的对话大多围绕杨振宁亲历的百年科学往事展开,却与一般访谈明显不同,既不是严肃正式的学术对谈,也不是科学大人物的夫子自道,更像是生活式的闲聊,谈话的内

容从数学、物理学到社会科学,从数学家、物理学家的伟大工作到浪漫生活,从他们在学术上的亲密合作到互相竞争……所谈话题既没有偏出科学家访谈的主线,又自然延伸到科学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引人在倾听与叙述中走进科学百年时光。

两位编著者在该书《前言》中写道:“青春不是韶华,青春是心境……青春是生命之泉喷涌不息。”这首塞缪尔·厄尔曼的诗歌是“对杨振宁一生最完美的写照”。这段话引发我深深的好奇,一位百岁老人,怎么能用“青春”二字来定义过去和现在的他?从在访谈中,却刷新了我的认识,杨振宁先生呈现出的记忆之清晰、反应之迅捷、思维之活跃、对答之睿智机敏,侃侃而谈数小时,所谈都是“生命之泉喷涌不息”。在科技史书籍中,我们往往能看到科学发展的骨架,却很难看到科技史的血肉,杨振宁所讲述的科学往事,让科学发展历程不再冰冷。

一部电影《奥本海默》让上世纪50年代量子力学与核物理学领域的扛鼎人物奥本海默的故事呈现在人们眼前,但在他被“骗”担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期间,因任务繁重而需按倒幕僚的承诺,任职后专心研究而使所里资金不够,遭到一众数学家怨怒的往事,让人感受到高等研究机构里的学术政治氛围。戴森是杨振宁惺惺相惜的科学同侪,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杨振宁

为他没有得到诺贝尔奖感到遗憾,可戴森本人却对诺贝尔奖并不在乎,在他最看重的三件事里,没有一件是关于学问的。

伟大的科学家其实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血有肉,有独属于自己的情感和个性,聆听他们过往的故事,往往能拉近与他们的距离,进而获得生活的启示。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现代粒子物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当时研究该问题的科学家不在少数,有人认为是行不通,有人没有总结为理论,杨振宁先生回忆说,他知道自己不会解为什么没有无质量的粒子,“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妙,所以就写出文章来了”,他的回答很谦虚,但却让人看到科学家最可贵和重要的品质。谈到中西教育对比的话题,他说,中西教育各有优点,中式教育注重训导,学生胆子较小,中国学生要了解到这个缺点,胆子应该大一点。中国杨振宁先生与翁帆在2004年结婚时曾遭到不少非议,他在访谈中主动谈到这个话题,用一句简单的话作为回应,“青春不是完全由年龄决定的”。

居诸不息,岁月如流。在一代代科学家的努力下,科学发展日新月异,那些伟大的科学家们留给我们的不只是改变世界面貌的科学成果,更有在黑夜里追寻一束独光的精神力量。通过这本书,能在聆听和叙述中走进科学伟人杨振宁的世界,触摸智者永远青春的灵魂。

诗评

# 经事还谳事 阅人如阅川

金家隆

敬爱老老是我国古老的传统美德。古往今来,很多文人骚客都写过与老人有关的诗词。刘禹锡用“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表达老年豁达的心态,用“经事还谳事,阅人如阅川”写出了老人的智慧与宽厚;曹操用“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表达身老心未老的态度;杜甫用一句“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写出了老年的恬淡与安宁。

重阳佳节将至,下面这几首与“老”有关的诗词,从不同角度写出了老人的悠闲、豪迈、深邃、豁达、平淡、沧桑……他们有时对光流逝的忧愁感慨,有历经沧桑的智慧豪情,有看清穿后的通透淡然,从这些诗我们看到一个人老去的状态,学习他们对待人生的积极,理解他们老年世界里的感情……

## 酬乐天咏老见示

唐·刘禹锡

人谁不顾老,老去有谁怜。  
身瘦带频减,发稀冠自偏。  
废书缘惜眼,多灸为随年。  
经事还谳事,阅人如阅川。  
细思皆幸矣,下此便悠然。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赏析:

这首诗描述了一个老人对自己老去生活的坦诚与乐观。人谁不害怕衰老?身体日渐消瘦,衣带也越收越紧,不再看书是为了爱惜眼睛……但经历过的事多了,见识也就广了,阅人无数,看人就像看山一样,会怀着平静坦荡的心态。细细想来,老了也有好的一面,克服了对老的忧虑就会心情畅快,无牵无挂心态坦然,犹如智者懂得了人生,悟透了命运,能够进入无比豁达的境界。不要觉得晚年已经太迟,不要觉得太阳照在桑榆树上影子太晚了,夕阳的霞光余晖照样可以映红满天。

## 戏题湖上

唐·常建

湖上老人坐矶头,湖里桃花水却流。  
竹竿袅袅波无际,不知何者吞吾钩。

赏析:

一位老人独坐矶头垂钓,湖面的桃花随着溪水缓缓流去,竹竿随风轻轻摆动,烟波浩渺一望无际,不知道哪一条鱼会上钩?好有画面感,很有范儿,简直有“姜太公钓鱼”的感觉。

## 龟虽寿

两汉·曹操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赏析:

曹操此诗可真是霸气十足啊,不说语言多么精辟,就气势上,已经慷慨激昂铿锵有力,而且见识卓著境界非凡。从诗中可看出他对生命和生活的态度是无比积极和强烈的。曹操觉得神龟的寿命虽然非常长久,但也还是有终结的时候,腾蛇尽管能腾云驾雾,也有化为土灰的那一天。而年老的千里马躺在马槽里,仍有驰骋千里的志向。有远大理想的人哪怕是到了晚年,奋发的雄心也不会停止。他觉得人的寿命长短,不只是由上天所决定的。只要调养好身心,老了也可延年益寿,并有一番作为。曹操用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态与志向,直抒胸臆,字字有力。

## 江村

唐·杜甫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赏析:

清幽的江一曲折地绕村流过,长长的夏日里,村中的一切都显得幽雅。梁上的燕子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水中的白鸥相亲相近,相伴相随。老妻正在用纸画一张棋盘,小儿子敲打着针作一只鱼钩。只要有老朋友给予一些钱米,这一辈子已经够幸福了,还有什么奢求呢?真是一幕事事平淡安宁的场景,风景悠然,亲人在侧,妻子孩子也都安好,让人欣慰。

## 新竹

清·郑燮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  
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

赏析:

新长的竹子要比旧竹子高,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下年又有新长出来的,会长得更高。这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新人的成长又需老一代人的关心、爱护与扶持。前两句是回顾,既表达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又表达了不忘前辈扶持教导之恩;后两句是展望,用以表达新力量将更好更强大。

## 戏问花门酒家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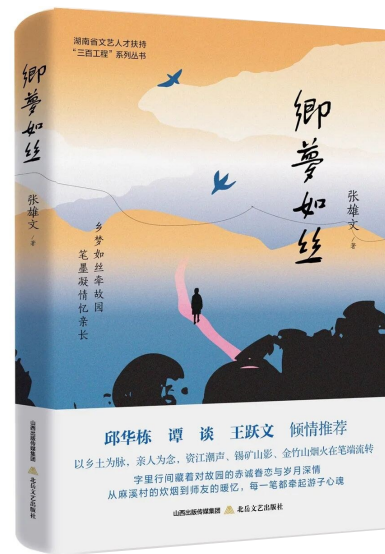
唐·岑参

老人七十仍沽酒,千壶百瓮花门口。  
道傍榆荚巧似钱,摘来沽酒君肯否?

赏析:

老人七十了还在卖酒,无数个酒壶和酒瓮摆放在花门楼口。诗人想:路旁的榆荚好似那成串的铜钱,我摘下来用它买您的美酒,您肯不肯呀?这一幕既有老人的辛劳,也有朴素和温情。

新书推荐



# 张雄文新书 《乡梦如丝》出版

黄明

近日,张雄文新书《乡梦如丝》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为作者最新散文集,系湖南省文艺人才扶持“三百工程”入选作品。全书凝眸老去的时光深处,以乡土与亲人为主线,或回望故园,或感怀双亲,或怀念师友,字里行间藏着对故园的赤诚眷恋与岁月深情。作者文风或如山间小道般素朴清新,或如万顷汪洋浩瀚恣肆,笔力道劲而老到,思虑沉郁而睿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邱华栋、中国作协原副主席谭谈、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南省作协原主席王跃文倾情推荐。谭谈撰写序言,王跃文题写书名。

张雄文系中国作协会员、湖南散文学会副会长、株洲市作协主席,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两百余万字。



杂谈

# 感人的“精气神” ——我心中的赵欣将军

付伟

清晨的湘江,雾气轻笼,水面像一匹铺开的青绸,缓缓流淌。远处的炎帝像在薄雾中若隐若现,仿佛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沿江的轨道上,一列早班列车呼啸而过,汽笛声划破寂静,也唤醒了整座株洲城。

就在这样的清晨里,我总会想起一个人——赵欣将军。

我一直觉得,一个人的字就是他的灵魂的影子。赵欣少将的字,有山的挺拔,也有河的婉转。那幅《三国演义》书画长卷,笔走龙蛇,墨香纵横,好似金戈铁马在纸上奔腾,又仿佛江水滔滔,低吟着千年的壮志与豪情。

“欣”,喜悦也。他性格开朗,待人真诚,笑容像春天的阳光。别人问他是哪里人,他总是一拍胸脯,带着株洲人特有的爽朗说:“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株洲伢子,最霸得蛮的株洲伢子。”

那话音里,有倔强,更有“火车头精神”——永不停歇,永远向前。

他常说,要做全中国第一位“书法外交家”,让中国的汉字成为世界的语言。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像一面猎猎作响的旗帜。

赵将军戎马数十载,既是功勋军人,也是造诣深厚的书法家。他的作品多次参加全国、全军展览,还赴日韩新马泰交流,带回不少金奖。中南海、怀仁堂、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馆,以及各地碑林,都收藏着他的墨迹,被人称之为“军中第一笔”。

我曾在石峰区(原北区)检察院工作,与两位爱好书法的检察长共事。一次八一建军节前夕,赵将军酒意正浓,挥笔写下“精气神”三个大字。宣纸上溅了几点墨花,他笑着说,我虽执笔留下——因为那是真性情的流露,像王羲之的《兰亭序》,一气呵成,不可复制。

后来,我把它精心裱装珍藏。每当心慌意乱时,只要看到这三个字,我就有了精气神,仿佛就能再一次听见他爽朗的笑声,闻到淡淡的徽墨香,心瞬间便会沉静下来。

如今,儿子于川即将结婚,我决定把这副“精气神”挂在他的新房里,让赵将军的墨香在我们家代代相传。想到这里,耳边仿佛响起《当兵的人》——“当兵的人,就是不一样。”军人的气质,永远跟着党,永远守初心。

夜色渐深,湘江水面泛着粼粼波光。沿江灯火像一条金色的项链,静静缠绕着株洲。远处,一列火车缓缓驶过,汽笛声在夜空回荡。

在这灯火与江水之间,我仿佛又看到了赵将军的笑容,听到他那句熟悉的话: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株洲伢子,最霸得蛮的株洲伢子。

文艺往事

# 追电影

吴红亮

攸县新市街六七十年代的烟火气,是晨雾里漫出来的,街面不可见,可供马车相向而行,街道不长可历史相当悠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街周边不远,相继建起了乌水坵农场、五七干校、原种场、良种场这些大企业。像是把星星点点的生活,都揉进了一张热热闹闹的网。

那时最让孩子们心头发痒的,莫过于露天电影。消息不用贴告示,广播里也不会下通知,全靠街坊邻里的嘴皮子传递。张家汉子从五七干校的工厂拿了信,李家大哥在园种场听园里工人念叨了一句,不出半晌,整个新市街的孩子都知道了:今晚有电影。

我那时才五六岁,腿肚子还没长结实,却总爱跟着大孩子跑。去五七干校的路最长,得从下街出发,踩着谁家破的沙石路,穿过壅里田野的田埂路,再往下走。小山坡小径的草总比别处深,风一吹沙沙响,像是藏着无数双眼睛。最怵的是过铜钟寺,老人们说寺里曾住着个高僧,后来人走了,寺院四周杂树疯长,枝丫缠在一块儿,把天遮得阴沉沉的。傍晚打这儿过,总觉得后颈凉飕飕的。可电影的光在心里亮着,最怕也得摸索同伴的衣角,跟着大人的脚步声往前挪,连喘息都不敢太响。

朱家里走得快,那靴子在泥路上咕叽咕叽响,我们小跑着才能跟上。可越靠近干校,心里越犯嘀咕,往常老远就能听见人声,今晚却静得反常,连虫鸣都听不到。到了放电影的大坪,黑漆漆的,空荡荡的,只有高大的水泥砌的屏墙耸立,哪有放映机的影子。朱家里没说一句话,转身就往回走。我们愣了愣,也只好牵拉着脑袋跟上。

往回走时,朱家里为了抄近路,下了坳,到了坳里,直接踏进了刚犁过的水田。黑黢黢的泥巴水不深,没能没过他的雨靴筒,他径直往前迈。我们哪敢犹豫,一个个跟着往水田里迈。冰凉的水泥地钻进鞋里,顺着脚脖子往上爬。行走中,我只觉得脚下一滑,布鞋陷进泥里了,赶紧伸手去掏,指尖摸到冰凉的泥,急急忙忙把鞋拽出来。摆着湿淋淋的布鞋,光脚踩在泥里,冰凉从脚底直窜上来。可前面的人影在动,便不管不顾地在后面紧跟。四周黑得像泼了墨,只有水田表面泛着一层淡淡的白光,能隐约看见朱家里的雨靴在前面晃,像移动的标杆。

第二天一早,背着书包的发小们聚在一起去上学,谈笑昨晚的怯懦和“勇敢”。有两个发小的鞋落在了水田里,其中一个的母亲去找朱家里,嗓门在巷子里回荡:“你说你领着孩子瞎跑啥?这布鞋是我纳了好几个晚上才成

的!”朱家里只好去水田里帮忙找回鞋子。

还有回,听说良种场要放新片子《决裂》,得讯时天已经擦黑了。我找着姐姐的衣角就往街外跑,新市大桥上的沙石在脚下沙沙响,打鼓堆的路上不见一人,黑黢黢的。到了良种场二队,晒谷大坪里空荡荡的,只有风卷着草屑滚过。正失望时,忽然听见长茄场那边唧唧呀呀听不清的电影台词顺着风飘过来,只见漆黑的场一撮白光亮忽明忽暗,像夜空中跳动的星星。“在三队!”她拉着我径直朝着放映方向走。田埂上,雨水打湿了裤脚,凉丝丝的。

路过一条田间水沟时,姐姐轻轻一跃就过去了,可人矮,跨不过去。“从桥上绕过来!”姐姐指着不远处喊。我急忙跳上去,脚下一沉,脚陷进两棵树的缝隙里了。使劲一拔,脚出来,布鞋却卡在下面。我慌了神,伸手去掏,可水沟太深,指尖摸到的只有湿滑的泥土和碎树枝。这处的电影声还在催,我只好咬咬牙,光着一只脚踩着姐姐往三队跑。

赶到时,银幕上的太阳金灿灿,把人物照得亮堂堂的。我先着的那只脚踩在泥里的声音,姐姐牵着我的那手心的温度,银幕上跳动的光影,还有那个在灯光下写诗的男人的侧脸,一一呈现在眼前。那些日子像浸在水里的棉花,沉甸甸的,却透着甜。原来最难忘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追着电影跑的那些夜晚,和那些摆着衣角,踩着泥水,光着脚丫也要往前赶的少年时光。

去原种场看的那次是看过的老片子,没什么新鲜感。观看中听见有人在说,抓了个偷梨的。我们几个孩子立马来了劲,像小泥鳅似的钻进人缝,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赶。那是间办公室,屋里摆着长条桌和木椅,有四五个年轻人,围着一个男人。那男人穿着干净整齐,高而瘦,像个有文化的人。被那么多人围着,他却一点也不慌,只是平静地扫视着围在门口和扒着窗户的我们,眼神里没有羞惭,倒有几丝坦然。“我只摘了一个,它砸了我的脑壳。”他对着呵斥他的原种场职工说,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

那几个操着湘潭口音的职工不依不饶,逼着他写检讨。男人争执了几句,见说不通,便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写起来。我们挤在窗户边,踮着脚看,哪里看得清。

“青梨坠枝触眉棱,顺手轻摘意自宁。谁料忽逢人撞见,一时无语笑相迎。”场领导拿来一看,不由得念出声来,接着说:“字写得好看,诗也写得好。谁晓得是个小偷。”脸色一沉,接着说:“俺抓你人,不是要你卖弄文字。”场里其他人一听就火了:“不以耻,反以为荣!”有人掏出毛主席语录的本子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等等。还有人拍着桌子:“叫你写检讨,你写的什么?偷梨还有理?”

男人没争辩,不卑不亢,拿起笔又在纸上写检讨书。

我从树下过,梨子磕脑壳。顺手摘一颗,您就抓给我。字里透着点倔强,像他这个人一样。场里人与这“偷梨贼”还在争执不下时,电影却散场了。发小们拉着我往回走,一路都在背诵念叨那几句诗。至于那个男人后来怎么样了,我们谁也不知道。

如今新市街的老房子拆了不少。铜钟寺的杂树被砍了,成了一处佛道圣地,没过鞋的水田改成了莲池。

可只要一想起露天电影,那些画面就清清楚楚地冒出来:“朱家里”的雨靴踩在泥里的声音,姐姐牵着我的那手心的温度,银幕上跳动的光影,还有那个在灯光下写诗的男人的侧脸,一一呈现在眼前。那些日子像浸在水里的棉花,沉甸甸的,却透着甜。原来最难忘的,从来不是电影本身,而是追着电影跑的那些夜晚,和那些摆着衣角,踩着泥水,光着脚丫也要往前赶的少年时光。

去原种场看的那次是看过的老片子,没什么新鲜感。观看中听见有人在说,抓了个偷梨的。我们几个孩子立马来了劲,像小泥鳅似的钻进人缝,往人群聚集的地方赶。那是间办公室,屋里摆着长条桌和木椅,有四五个年轻人,围着一个男人。那男人穿着干净整齐,高而瘦,像个有文化的人。被那么多人围着,他却一点也不慌,只是平静地扫视着围在门口和扒着窗户的我们,眼神里没有羞惭,倒有几丝坦然。“我只摘了一个,它砸了我的脑壳。”他对着呵斥他的原种场职工说,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

那几个操着湘潭口音的职工不依不饶,逼着他写检讨。男人争执了几句,见说不通,便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写起来。我们挤在窗户边,踮着脚看,哪里看得清。



广告接待热线 28835396